

集 後
貞 七 女 五



康德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印刷
康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發行

版 翻 權 所 有
印 必 究

後集
五女七貞

●定價國幣七角●

著 作 人

王 耀 清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

發 行 人

鎮東縣義路街一一〇
杜 煥 章

印 刷 人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
劉 永 和

印 刷 所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
東 都 石 印 局

發 行 所

鎮東縣義路街一一〇
廣 聚 順

總代售處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九七號
洪 順 德 書 店

武俠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(第三十三集)

話說德大人慢慢的將小褂的用處，說給大家聽了，原來此小褂係德大人，先入遺留之物，內有避火珠，係一珍貴之品，轉眼之時，已將大人背出石洞來，然後來到船上，德大人謝過紅蓮長老救命之恩，吩咐差人預備素席，以爲紅蓮長老筵接風。酒足飯飽，撤去杯盤，正在此時，有差人來報說，侯爺奉旨出京代天巡狩，德大人便向衆人說道，諸位少候，咱過船與侯爺相見，紅蓮長老，隨即接着說道，依我看來，去也好不去也好，如果大人要去，貧僧也不便相攔，大人不去，貧僧也不便催促，大人聽着，和尚說出這樣兩句的話來，有點莫明其妙，書中代表，和尚這幾句話裏，確是含有天機，因見德大人的面上，暗淡無光，煞氣未退，這一步背運，尚未完全解脫，既是人的運氣走到這裡，雖然和尚明知道是凶多吉少，一來可確保他，無性命的危險，二來攔他也是無益，所以和尚，只以摸稜之語相答，德大人見和尚不肯作主，知道和尚，對於這件事，也是有疑惑之處，遂接着說道，我想雖然這件事，有點蹊蹺，但是侯爺十有八九不至於是假的，因侯爺身份太大，奉旨出京，代天巡狩，風聲也不在小處，要說冒充，實在有點不近人情，並且我和侯爺相識，此去可使大家解釋疑團，量沒有多少危險，和尚口念阿彌陀佛，說大人就請便吧，德大人因爲隨身並未帶着名片，和王知府要了一張紅帖，算寫了一張，祇帶了書童維喜，過船拜望

侯爺，有侯爺的從人接過名片，稟報進去，侯爺祇將名片略微看了看，皺了皺眉遂吩咐一聲叫他進來，從人傳出話去，德大人這才邁步謁見，因德大人也是一品大員，侯爺雖然身份高，也用不着行跪拜之禮，祇得向前請了一個安，侯爺連身也沒欠，祇說了一聲免禮，德大人往旁邊一退，偷眼一看，見此人的長像，確與侯爺有幾分相似，但因自己對侯爺認識的很清楚，可以斷定此人決非侯爺，遂問道，不知侯爺何日出的京，卑職因公務忙迫，未得迎接，今天路過倉促進謁，不恭之處請大人原諒，卑職和侯爺見面不久，怎麼侯爺的面貌，竟改變許多，幾乎不敢相認了，德大人這句話，剛剛落音，就見侯爺臉上的氣色，立刻就變了，叭的把桌案一拍，兩隻獅子眼一瞪，喝道，胆大的賊子，竟敢冒充河道總督德子航，闖進本督的船，意欲何為，想那德子航已被山賊擄去，此地怎麼又跑出來了個德子航，德大人剛要分辯，侯爺不容分說，遂高喝道，來人哪，把他給我捆了，立刻由外面進來四個猛漢，一個個都是橫眉立目，膀闊腰圓，到了德大人面前，好似鷹抓燕雀一般，將德大人便捆上了，此時進喜在艙外聽得有了變故，想跑那裏還來得及，便也被人捆上了，將德大人捆好之後，侯爺遂連聲的叫淮安府知府，王興一聽出了事了，早已吓的跑了過來，聽得侯爺叫，祇得硬着頭皮，走進船來，向侯爺請安，侯爺氣忿忿的問道，方才有河道總督德子航來見本督，你可知道，知府王興靈機一動，趕緊說道，卑職實在不知道，侯爺說道，本督到了淮安地面，你就應當盡保護的責任，如此疎忽，你可知罪，王知府恐怕

自己也要當面吃虧，祇得連連說道，卑職知罪，請侯爺恩典，侯爺說道，此賊胆大冒充德子航，打算不利於本爵，你先將他負責收押，待我回京後，將他依律治罪，王知府祇得唯唯而退，由侯爺的人監視着，將德大人主僕押至後艙不提，且說紅蓮長老和趙壁等，在船上直候到二更來天，仍不見大人回來，便知其中必有變故，趙壁遂向紅蓮長老問道，老佛爺你的奇門遁甲最靈不過，你算一算大人倒是怎麼回事，紅蓮長老念了聲阿彌陀佛，此事不用推算，當然凶多吉少，趙壁忙問道，這話怎麼講呢，和尚說道，方才大人要過去之時，貧僧見他氣色有些不對，趙壁一怔說道，既然看出來了，爲什麼不言語一聲呢，和尚說道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此是天意，非人力所能挽回的，現在天已不早，你和假趙壁先去探一探真假虛實，然後再設法搭救便了，趙壁聽了，便連忙會同對點子假趙壁，換好了夜行衣，背好軍刃，出了船艙，施展小巧之技，來到侯爺的船上，趙壁向真趙壁夔龍一打手勢，教他巡風，自己尋找侯爺跟德大人的所在，見船上各處都是寂靜無人，一直來到大船的窗下，見裡面燈光明亮，杯箸之聲叮噹直響，便知裡面是在喝酒用飯了，將耳朵湊近窗戶之上，向裡窺聽，就聽裡面有人說道，侯爺你把德總督拿住，打算怎麼處治呢，又聽一人哈哈大笑道，將他帶到五鳳山春鳴島自有辦法，又聽一人悄聲道，大人你說話要小點聲音，恐怕窗外有耳，又聽那人笑道，四位義士不用害怕，我已覓分附從人以及水手們，全都到艙裏睡覺去啦，我不招呼不許他們出來，這船上還有誰呢，這一次和淮安

府弄二筆款，再由德子航身上弄一筆，咱們的經費就差不多了，回到五鳳山便籌備起事，經費既很充足，何愁好事不成，又聽有一人搶着說道，還是請大人說話慎重一點好，咱們不必談這個了，先吃飯吧，於是一陣盤盤聲響，便無人再說話了，趙壁探明了德大人確已出了危險，笑爺也實在是假的了，便抽身離了船艙，躡足潛蹤，往回下裡便走，正走着，見在船後站着兩個人，趙壁閃躲不及，已經被那兩人看見了，就聽那兩人喝問道，什麼人，是水手嗎，不是侯爺吩咐不讓你們隨便出入嗎，趙壁笑嘻嘻的往前湊着說道，二位爺還沒睡嗎，我也知道侯爺不讓出入，我這實在是沒法，請二位爺饒了我吧，說着話一面往前湊，一面早把子母拍花藥拿到手裏，看了看解藥，祇够使一回的了，拍花藥也祇够薰一個人的了，趙壁不由暗嘆道，看起來這可到了我趙壁山窮水盡之時了，想着已來到二人的面前，將解藥匣上拍花藥預備在手裏，假作上前答話，對准了一個人把手一揚，撲的一吹，那個人便一陣昏迷，旁邊站着的那一位，一看不好，剛要喊嚷，早被趙壁向前一脚，踢在小肚子上，登登登往後倒退了好幾步，兩腳落空，來了一個倒毛，撲咚跌在水裏，出去足有一丈多遠，往上一漂，假趙壁懂的有這一下，早把飛抓預備在手中，此時嘩唧唧一抖，正好抓着了那人的頭頂上，假趙壁慢慢的算着繩子拉上船來，那人早已淹的閉過氣去，趙壁見了，向藥龍吐了吐舌頭，撒了撒嘴，輕仝的拍了拍巴掌，藥龍把那人抗起來，施展輕快之術，先自回船去了，此時被拍的那個人，真是惟趙壁的馬首是瞻，趙壁走到那裏，

他跟到那裡，趙璧跟着他，設法由這個船上，走到那個船上，慢慢的回到冷泉場的船上，這時淮安府知府王興，也在冷泉場的船上，靜候德大人的消息，趙璧領着被拍的那個人，直奔船艙，走到艙口上，趙璧也是一時粗心，竟把後面那個人，不會下台階的事給忘了，祇管自己邁步，便往下走，可了不得了，後面那一位脚一登空，咕咚一聲便跌了下去，把趙璧給押在了底下，王知府正在艙內，來回遛達，揣摩今天這件離奇公案，忽聽咕咚一聲摔進了倆人，猛的一驚，細看內中有趙璧，忙問是怎麼回事，趙璧爬起來說道，差點沒出了兩條人命，摔死一個還得押死一個，大人看後面那個人，也慢慢的爬起來了，嘴也歪着眼也斜着，怔忡的好像傻子一般，王興一見這般光來，立刻便明白了，說道，趙義士你真正細心，想當初在蓮花觀拿住老道孔貴，得的這種東西，居然現在還攔着呢，趙璧將大拇指一挑說道，知府真好記性，不錯這正是那個東西，不過這是最末一點了，完全用完啦，正在說着，見夔龍由艙外網進一人，淋淋漓漓渾身是水，趙璧一看，正是掉在水裡的那一個，原來夔龍把他帶回船來，略微空了空喝的水，便緩過來了，夔龍把他綁好，這才帶進了艙來，趙璧向夔龍挑着大拇指說道，有你的，俺二人如同演雙簧一般，一唱一做，真够漂亮，說罷請知府歸坐審問這兩人的口供，又把解藥瓶掏出來，碰了碰弄出來一點解藥，被拍的那個人聞上，打了幾個嚏噴，便明白過來，撒腿就要跑，趙璧趕緊將他按倒綁好，將二人同時推到知府桌案之前，二人向上一看，這才看清上面坐的是淮安府知府王興，遂

把眼一睜道，好大胆的王興，莫非你不頭嗎，居然敢派人將老侯爺的管家捕來，趙壁一聽，這兩小子還要狐假虎威，忙向前說道，小子們，你就別這麼橫啦，這不是在你們侯爺那裡了，還上面坐的可是知府大人，我們已經探准了，你們侯爺是冒牌的，你們還逃的了嗎，有什麼話快說吧，小子，別裝着玩啦，現在這船艙裡權當公堂，你還不跪下等什麼，那兩道小子，把胸膛一拔說道，你簡直是滿口胡說，敢說侯老爺是冒充，這樣的大胆胡行，你摸摸你還有腦袋嗎，趙壁冷笑了一聲道，在趙老爺面前，你就不用來這一套啦，你也拿耳朵打聽打聽，老趙够多麼好鬪，無論多狡猾的賊人，從老趙手裡逃出過幾個，老趙這兩隻眼，可不是瞎子，說罷又向大人說道，我也不用刑，他們也不肯招，大人你就請刑吧，王知府連連搖頭說道，我可不敢冒昧，就讓是假的，既敢冒充老侯爺，身分就小不了，倘若冇屈打成招，我的腦袋還要不要，如果他樂意招，那到可以，趙壁說道，教他樂招，那也容易，回頭吩咐淮安府隨從知府的差役道，你們到後面找兩把刷子去，毛越硬越好，大小全成，雖然是在船上也短不了刷牙刷鞋的刷子，不大的功夫，便拿來了三兩把刷子，趙壁試了試軟硬很好，然後教差役們，把兩個小子按倒了，扒下他們的鞋襪來，分付兩個差役，用刷子在這兩個小子腳心裡刷，並分附用波浪形的力量，要輕一會重一會，差役答應一聲，便遵命刷起來，將一刷兩個小子便覺得有點不好受，雖然是不好受，却又要笑，在先還可以忍着，後來再也忍不住了，便格格格格的笑起來，只笑的上氣不接下氣，眼淚直

流，肚子抽進去，肚裏疼的要死，想說話都說不出來，笑着笑着一口氣不來，哼了一聲，竟自閉過氣去，知府雙眉一皺道，如何，這要是假了，這兩條人命怎麼交代，趙壁說，大人，你就放心吧，笑死的沒有罪，遂吩咐差人，打盤涼水來，向兩個小子的臉上，噴了兩口，不多時便悠悠的醒轉過來，翻眼看了知府說道，好你小小的知府，竟敢從憑下人，這樣的欺侮你管家老爺，以後咱們向老爺面前說理去，趙壁不等知府說話，先冷笑了一聲說道，小子你就不必虎着啦，你想想我們要沒有十分把握，那裏敢這樣冒昧，閑言少說，你是招不招吧，兩個小子聽了，便不作聲，趙壁吩咐差人接着刷，差人遵命，便蹲在小子們的脚下接着刷起來，刷的又格格的笑起來，笑的兩個小子，實在受不了啦，這才強掙着喊着，我我招我招了，趙壁見他要招，便忙分付差人住手，然後向二人說道，這是何必呢，早招了，何致受這樣的罪，咳，這也不晚，你就在知府大人面前招吧，那一個小子先說道，我叫陶金占，這是我兄弟叫陶銀占，我二人在北京九門提督陶貴大人的府中當管家，知府一聽，他是陶大人的管家，不禁暗暗驚詫，書中代表，在六十四回裡，金大力摔死陶毛子，這個陶毛子便是陶占的兒子，陶貴當時受了陶金占之託，運用人情，將金大力發配壽陽，陶貴因為這件事，雖有多人和自己反對，自己却終能如願以償，回到公館覺得心滿意足，正在揚々得意之時，忽然陶金占來報告，說有緬甸國王李樹真，打二發左丞相朱喜，來京進供，要見大人，陶貴聽小，就是一怔，暗說自從順治元年，直到現

在，和細甸國始終沒有來往過，現在忽來進供，這或者是我陶貴的財星照命，該着發點意外之財，遂趕緊分咐陶占，將朱喜請進來，陶占占應聲出去，陶貴便來到屋門外迎接，朱喜進來和陶貴相見，謙謙讓讓進了廳房，分賓主落坐，差人獻上茶來，陶貴因見朱喜是明朝的打扮，頭戴紗帽，身穿圓領箭袖袍，足登皂靴，絲帶繫腰，藍綢子底衣，生得面如寇玉，濃眉闊目，一見便知是一位忠良之臣，不但是完全說的是國話，並且是一口京音，朱喜略坐了一會，便站起來由牆內，掏出了一份禮單，恭恭敬敬雙手遞與了陶大人，然後說道，這是敝國王的一點小意思，此次派卑職前來，一來爲給大國進供，二來爲要求與貴國通商，再就是拜候天朝聖上，以及陶大人的安康，陶大人也忙站起來，一面接過禮單，一面說道，朱大人風塵跋涉，貴國王又這樣費心，我君臣實在擔當不起，我這裡先謝，朱喜連說，不敢當不敢當，天朝能够賞臉，便是與敝國增光了，刷貴把禮單一看，見上面寫的是琥珀牀一張，珊瑚枕頭一個，象牙琴桌一張，鮫絲帳一架，水晶亭子一座，翡翠獅子一對，玉製梨花小貓一個，紫羅漢十八尊，下面並批着每個重百兩，高一尺六寸，這八樣禮品之外，並有很細致的畫圖，陶貴看罷，不禁暗暗吐了吐舌頭，貪財之念油然而生，向朱喜微笑說道，朱大人，咱們兩國雖然距離甚遠，爲人臣的規矩，大概也沒甚麼，不同對於聖上，絲毫不敢有所欺蒙，貴國這幾樣禮物，只有圖樣，下官我可不敢回奏，必須請朱大人將這些東西，抬到敝宅看明之後，才敢上朝奏明，請朱大人要原諒我這一點

苦衷，朱喜連忙說道，陶大人這是說的那裡話，理應這樣辦，現在這幾件東西，在客店裏存放，明日午時之刻，一定抬到貴公館請驗，說着又掏出了一個小禮單，遞給陶貴說道，這是敝國王，對陶大人的一點薄意，請陶大人晒納，陶貴接過來一看，見是黃金千兩，古玩四事，當時不免又客氣幾句，留朱喜吃了一頓便飯，然後送朱喜回店，第二天午時三刻，陶貴下朝回家，不多一時，朱喜便押着禮物抬過來，抬東西都是緬甸兵丁，非常鄭重，抬到客廳前，輕々放下，陶貴朱喜二人，在旁邊監視着，命人將箱子慢慢啓開，禮物一件一件拿出來，擺在客廳裏，陶貴看這幾樣東西，真是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使人眼花繚亂，最出色的要算琥珀牀，配上珊瑚枕頭，象牙琴桌紅白分明，亮晶晶耀人二目，陶貴當時不禁看得呆了，真是財能亂人之性，貪財的人什麼醜話也說的出來，陶貴也是利令智昏，當時笑嘻嘻的向朱喜說道，朱大人咱們都是在人下爲臣的，下官有一句私話，不知說的說的，朱喜聽了，不禁眼珠一轉，便知這裏邊，要發生旁的枝節，既然是被派出來的，出使外國沒有捐班出身的，一個個都是精明強幹，胸藏經綸，什麼不懂的，立刻帶笑說道，大人，有無請講當面，何必這樣客氣，陶貴聽了，遂向前一步低聲說道，下官我很愛喜這十八尊羅漢，朱大人能否做點私情，贈與下官，朱大人聽了，心說怎麼樣，早知道他是見財起意，這件事還是真不好辦，你說不答應他，現在位居九門提督，打算見當今天子，必須仰仗着他的力量，得罪了他，便有許多不便，你說答應他吧，這便有欺君之罪，咳，

事已至此，無妨先答應了他，等着當今天子驗完之時，看出了破綻，再見機而作，那時他也不能怪我無情了，想罷遂說道，此次敝國王派下官來天朝進供，本有所求於天朝，祇要目的達到，寶物落於誰人之手，那便沒有關係了，大人祇要能替敝國，多說幾句美言，你愛什麼東西，請隨便留下，陶貴見已經答應，非常歡喜，連連說道，朱大人你就請萬安吧，下官得幫忙的地方，當然要竭力幫忙，說着便命人把十八尊羅漢，由蓮花座上搬下來，放在一旁，然後又要求着朱大人把禮單換了，將寶物重新入箱，到明日早朝，陶貴帶着朱大人，押着寶物來到班房，教朱大人暫候，自己先上朝奏明天子，聖上聞奏，便命禮部尚書，照禮單驗收，禮部尚書領旨，偕同陶貴到班房檢驗，一直驗到水晶亭，見亭子上有十八個蓮花座，座上却空無一物，看着非常可疑，遂向朱喜問道，朱大人，這座亭子上的十八個蓮花座，是幹什麼用的，要按格局上了，如果上面空無一物，這幾個東西便儘可以不，要，這一點似有可疑，請朱大人指教，朱喜見問，不慌不忙向前說道，大人，有所不知，這十八個蓮花座，花座上原有十八尊金羅漢，這話我說出來，大人也可以不必認真，靠山的燒柴，臨河的吃魚，常言說，有官就有私，有私就有弊，那十八尊羅漢是陶大人留下了，我想陶大人也不能獨吞，這裏邊多少也一定有大人的份，說着，偷眼看了看陶貴，早已吓的面無人色，就聽禮部尚書說道，朱大人不要這樣說，請問有我的一份什麼，這是蒙君之罪，下官我可沒有那麼大胆子，陶貴見事不妙，也顧不得廉恥了，趕緊上前向禮部尚

書行禮道，求大人千萬不要奏明聖上，那十八尊羅漢，咱們每人九尊，陶貴我絕對不敢獨吞，禮部尙書聽了，冷笑一聲道，下官我沒有那麼大的福，擔不起這樣貴重的寶物，還是請陶大人自己受用吧，不過下官胆小，不敢欺蒙聖上，必依實奏明，說罷，轉身就走，陶貴還要向前攔阻，已來不及了，祇嚇得汗如雨下，面如土色，朱喜在旁看着，不住暗笑，本來這件事，也是陶貴自找苦喫，康熙是有道明君，歷來作事非常認真，每遇外國來進朝供，必要親自過目，陶貴居然敢營私舞弊，這不是昏了嗎，再搭上禮部尙書，素日跟陶貴就不合，好容易遇上這麼大的機會，又那能錯過，所以毫不客氣，立刻便上殿照實回奏當時康熙聖主聞奏，異常震怒，立刻傳陶貴朱喜進見，先問朱喜道，既奉命出使，你就應該抱定不辱使命的宗旨，爲什麼竟敢作這種失體統的事情呢，朱喜見問，忙向上叩頭道，臣不敢欺蒙聖上，實有隱情不得不爾，遂把自己不敢得罪陶貴的苦衷言明，康熙又向陶貴說道，你位居九門提督，官職也並不小了，並且負接得外賓之責，如此給天朝現世，你還有何話說，陶貴連連向上叩頭說道，小臣一時糊塗，祈我主恩典，康熙總算是有道明君，遂向下說道，要按你的罪名，是欺蒙聖上，有辱大體，應處極刑，念你九門提督是個苦缺，素日雖無功勞却有苦勞，死罪免去，發配雲南，到雲南總督部下效力，限三天離開京城，陶貴見無可挽回，祇得謝恩退下，准備起身不題，且說康熙向朱喜問明來意，朱喜對答如流，康熙甚是愛惜，當時准如所請，兩國由此互通貿易，朱喜謝恩，領了賞銀，自己便

回緬甸去了，再說那陶貴回到了家中，說明了發配之事，家人自然要有一番生離死別的難過，但是可以慶幸的國法祇限於陶貴一人，於家中毫無一點連累，這也是康熙老佛爺的聖明之處，老天爺好像是故意和人過不去，越是人們看着時光寶貴，時光過的越快，一恍的工夫三天的期限便到了，刑部派人來提催，家人雖是難捨難離，但是奉旨的事，又那敢怠慢，由刑部解到順天府，順天府立刻派了兩名解差，押着陶貴起軍發配雲南，起身之時，所有的親戚朋友，以至至親骨肉，誰也不敢送行，祇有兩個親信家人，拿着路費跟隨前往，爲是沿途打點，不教主人受罪，這兩個家人，便是陶占陶銀占，兩個解差一名司立，一名陶生，五個人淒淒涼涼出了北京城，要按發配的規矩說，必順奔雲南的大道起程進發，陶銀占陶銀占爲教主人免受風塵之苦，拿錢打點好了解差，要由水路前往，本來當差的祇要看着沒有多大關係的事，那個就好辦了，於是五個人出了北京城，直奔通州，僱了隻小船，便奔天津而來，到了天津，必須要換海船，到了碼頭上，看有一隻大船，正在此停泊，兩邊各有一隻小跨船，非常潔淨寬敞，船上的客人已竟不少，陶銀占說道，咱們就僱這隻船吧，說着上前和船家講妥了價，五人便相繼登船，剛剛到了船上。就着又由岸上來了一人，生得劍眉圓目，文文雅雅，帶着兩個書童，後面行囊等物，不下十餘件，並且還帶着茶房廚房，以及帳房的先生，無一不備，一看便知是個富豪的人，及至到了近前，陶貴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却是和自己公館對門住的朱震先生，素日祇知道他是個財主，

不知道他是作什麼事，這次路途相遇，真是如見親人一般，趕緊上前打招呼，朱震一見是陶大人，忙向前問道，這不是陶大人嗎，這次出京有什麼貴幹，陶貴嘆了一口氣道，不用題啦，我現在已丟官罷職，發配雲南，朱先生不要再叫陶大人了，我是犯了罪的人，和普通的平民都比不上了，今天得和朱先生遇上，真是萬幸，常言說遠親不如近鄰，近鄰不如對門，在這裡說話，咱們弟兄，便是親人了，依着朱震要和陶貴住在一起，不過朱震是包的船樓，按法律說，罪人祇許坐底艙，只得分開住了，當天船客已滿，便起錨開船，到了吃飯的時候，陶貴所帶的不過是些大餅乾饅頭，船上雖有包飯，也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，陶貴等五人正要用飯之時，忽見朱震由外面進來，向前拱手笑嘻嘻說道，請陶大人到船樓上用飯，陶貴趕緊站起來說道，朱先生，在下再三的說，我現在已是平民，不如閣下，不要叫我大人，閣下怎麼還這樣稱呼，朱震連忙笑道，我是叫順了嘴啦，一時不能改過來，那麼陶先生請到船頂上用飯吧，陶貴忙謝道，我這裡也已竟要吃啦，朱先生不必客氣，謝謝，我這裏的吃食，想朱先生也難以下咽，我也不讓啦，朱震說道，陶先生不要這樣客氣，我打算和陶先生近乎近乎，難道還不賞臉嗎，在家的鄰居出了門便是一家，如果這樣客氣就不對了，陶大人見無法推辭，祇得說了一聲，如此我就攪擾了，罷罷，跟了朱震上了船樓，分賓主落坐之後，朱震分付一聲開飯，就聽一陣鍋勺響處，不多時便炸留烹炒，各種美味菜蔬，擺了一桌子，陶貴見了這種情景，撫今追昔，不禁悲從中來，於是悽然而朱

震說道，我陶貴失意仕途，窮處充軍，所有素日的高親貴友，拒之惟恐不遠，和朱先生不過是隣居之誼，點頭之交，不料却竟能這樣照顧，我陶貴當銘於五中，至死不忘，說着，忍不住眼淚，祇在眼眶裡打轉，朱震連忙勸道，陶先生不要難過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一時時來運轉，仍可直上青雲，小弟素好交遊，無論貴賤貧富，陶先生千萬不要提及感激，陶貴還要說話，朱震攔住道，過去的事不必提了，你我弟兄痛飲三杯，說着先舉起杯來，陶貴也把杯舉起，彼此一飲而盡，不多時酒足飯飽，便喝着茶閑談，從此陶貴便跟朱震吃喝，不必細表，這一天來到淮安境界，船近了槽河往前一看，汪洋一片，真是天水連連，波浪滾滾，好不怕人，正往前走，朱震忽然教船隻停住，分付從人把船主叫來，向船主說道，我打算借用你一隻船派人到附近辦點事，現在天已竟快黑啦，明日正午一定可以回來，請你設法和船坐們說開，在此就候半天吧，船主聽了忙道，那如何能成，請爺原諒，爲一個人的事，豈能耽誤大家的路程，朱震由桌上拿起一個小包說道，這是白銀百兩做爲賠償船上這半天的損失，其餘一切的事，就請你設法辦理吧，船主見了銀子，這才有活動之意，一面接過銀子，一面帶笑說道，我船上倒是沒有什麼說的，怕是客人不應，我有着辦法吧，如果不成，這銀子還是你老的，說着轉身走出，不多時又回來說道，別的客人都沒有什麼，就是那二位解差不依，朱震說道，那個好辦，你把他請過來，我和他說吧，船主答應，遂把解差請來，解差說的也好，我是官身不得自由，就誤了期限，我

可擔不起，朱震說道，只就誤半天的工夫，明日午時准能回來，說着，又拿起一包銀子，遞與解差的道，請上差拿這五十兩銀子，買雙鞋穿，買點心吃吧，這點小意思實在拿不出手來，解差的接過銀子笑嘻嘻的說道，還叫爺你費心，如果明日午時准能回來，那倒好辦，我實在因為是公事，不得不認真，請你原諒，又說了一聲謝謝，便轉身出去，朱震便把帳房先生叫到一旁，低聲說了幾句話，然後又派了兩名自己帶的水手，給先生駕着小船，一直奔正南而去，到了明日正午小船還沒回來，船上的客人不說，船主就沉不住氣了，忙上來向朱震問道，他們怎麼還沒回來，我們船戶以船為業，那一隻小船，也值不少的錢呢，朱震微笑道，船家你不要害怕，他們就要回來了，即便他們不回來，你來看我這些東西，還不够賠那隻小船的嗎，船家說道，你老說的這是那裏的話，我不得不問問就是了，咱只可再等等看吧，說着便出去了，不多時小船由遠處如箭而至，將小船靠在大船旁，先生和水手上了大船，向朱震報告了一番，大家這才放了心，遂起錨開船，一直走到黃昏時候，忽然間聽得前面一陣鑼聲，大家不由得，全都嚇了一跳，忙出艙觀看，只見前面有無數舟船，什麼飛龍舟飛虎舟飛豹舟，無一不全，並且紮彩得鮮明富麗，緊頭裡那隻飛龍舟，長有十五丈，寬有五丈，四外圍着鐵欄杆，船頭上豎着幾杆大旗，旗底下站着幾個雄糾糾氣昂昂的首領，各船上有無數水手嘍卒，直奔這隻太平船而來，及至和太平船靠到一處，就見那幾個頭目，向這邊行禮說道，我等特意前來迎接貴客，請貴客過船回島，陶貴看